壹

へ和10 官
2115
1

へ和16
2115
1-4

[illegible]亥新鐫

它山存稿

稚松亭蔵梓

漢年是客
鴻佐是主

它山遺稿序

往年余之講經於姫路邸也與其老河合漢年相知最深一日漢年謂余曰處士唐鴻佐者學殖富贍儻將延以為藩文学余因問其人則初受業於太田錦城別為一家云

夫漢年俊爽英邁非尋常
世卿比其於人不肯軽許則
鴻佐之學豈有所以受其知
歟既而鴻佐釋褐於姫路余
於是始得識其人也乃欲相
親昵以患其蘊蓄而為應
酬所累不果若数年謹守究

為奚物未幾鴻佐之得幽憂
之疾傢然鬼籙見余懐終
不能遂徒付之浩嘆耳矣頃
者鴻佐子以樹將鐫其遺文
来索序於余而此稾先人所
手定嘗欲得先生一言以弁
其首未果而殁請幸賜之余

乃受而讀之。村冨華敏。乃非
捫腹才子所能辨焉。况乎
其志尚精神。可因以槩見焉。
翻閲之際。殆如把臂於一堂上。
何其愉快也。嗚呼。鏘々一所恨。
今日始釋之。而又使人歆羨乎
之不絲並藻鑑。則烏得不欣然

援筆乎哉。遂序以還之。
嘉永四年辛亥二月中澣
一齋佐藤坦叙

東海大橋知良書

文　　江戸　唐公愷
男 公樹
姪 菊教中　同校

瞰江閣詩抄序

羔羊之詩云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盛周休明之治可想見焉寛政之初白川侯源公任相秉鈞軸矯奢以儉振文教興武備而天下耳目為之一新嗣此吉田侯大垣侯同在政府奉法畫一天下無事年穀連熟乃以燮理餘暇留心韻事與其僚屬吟風哢月倡和来往其優游之治休明之政史冊之所不多有周南之篇可誦也瞰

信夫恕軒翁紀念 大正三年四月 信夫淳平氏寄贈

江閣詩鈔二卷政府書記秋山氏維祺君之所著其詩專尚格調模倣唐律者也今夏因大醫石阪竿齋君之囑校正文字通讀一過篇中與當時槐棘諸名公吟咏上下者居多洵知當時文運之盛諸公好學之篤也是蓋由白川相公以其才力學識奮然更張鞭撻天下矯游惰淫靡之弊而已於是乎軌轍初正詭遇徼幸之風熄政教振起而衆人刮目矣上自侯伯下至里巷海内靡然鄉學未必不出其陶甄也愷幼稚之日耳猶聞相公之名如雷霆然僂指距今幾乎四十年矣相公致仕後號樂翁其後嗣君移封桑名老公以往年己丑某月薨愷亦犬馬之齡方五十一追想童戯之日不翅如隔世也今此編刋而行之讀者或因其調之不今而識曩昔臺閣之風采邪爾後侈麗之俗復興纖巧雕繢之詩盛以求售於世亦廢軌範之御爭詭遇之獲則此詩之於今日猶撃鐘簴而破虫蚊之鳴今日之詩比此編乃布鼓之撃乎雷門也不肖之學詩務尚性靈不專論格調雄壯纖巧唯其所適雖然詩道之變係於世運則不能無感慨乎今古目撃之態焉因贅數言弁簡端

傷寒論夜話序

天下危險之道惟将與醫類焉治病如攻敵用藥如用兵必有智量卓絶之資加之積習訓練切劘淬厲始可以為将為醫矣夫人身之疾也動靜食息之失常而六氣淫侵襲於其虛也邦國之亂也刑賞予奪之失道而外寇讐敵乘乎其釁也其攻之者必有慈愛忠厚之心以行其所學必無冒功爭能而後人可復起而國可再造矣苟不然則雖善用兵屢戰屢勝非所以服人而老子所謂戰勝而國亡火之弗戢而自焚也豈可不深警哉人之疾與國之釁惟有大小之異耳将之與醫其偵

察不可不詳審也其内外表裏本末輕重洞見垣一方
而無疑惑則可矣纔有翳膜蔽蒙而摸稜首施邪一呵
之氣遂成五里之霧形勢情實如瞢寐探索於是乎可
攻而補焉可黜而進焉君臣佐使顛倒其用而忠姦淑
慝錯誤其才乃至於斃軀命喪邦國而後惘然自悔抑
亦晩矣單獨孤畏猶可奔竄逃匿也任重責大者仰鴆
伏劍猶為有餘罪故曰危險之道莫若將與醫之甚焉
軒岐之術一闢緩和扁倉其名雖赫乎亡有書矣縱令
有之後人假托可以束閣覆瓿何足執論特有張機傷
寒論猶兵家之有孫子後之從其道步武行徑不得不

由此入故箋釋注解無慮數十家其理義辯駁絲分縷
析如聞而可喜概是紙上空譚不必出於身際戰伐手
熟七劑之人則趙括之雄辯適以自敗也余雖不涉醫
方於孫呉之書童習有素今乃白首不廢故縱言及此
耳水戸南陽原先生以醫鳴東邦距今十數年所著醫
事小言以其載經驗實効也壽梓之後循其塗轍資以
奏功固不尠云豈非其人之以忠厚慈愛不冒功不爭
能惟務在救濟邪本間氏亦常陸世醫今益謙君最稱
精詣已罷仕藩府於余不啻同門之友亦為同臭之交
頃日来訪謂原氏有傷寒論注釋專為治療掲其肯綮

非攻章句國字行文顏曰夜話其裨後學可配於醫事
小言今茲鐫版方鳩傭功因囑余以序亦畧道先生之
為人嗟乎古之稱名將如廉頗李牧趙充國馬援其用
兵也積習訓練屢經蹀血故進退虛實如燭照而龜卜
矣而其為心不得已而當之恬澹不貪功者也先生之
於治療其尚如此乎宜矣世之崇用遺編奉為拱璧也
昔者衛青使霍去病讀孫呉不肯曰顧將畧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宗澤與岳武穆兵書習之速還之恠之問
故岳稱運用之妙在一心所謂運用將略醫事亦或然
然則醫經之鑿鑿乎析章句累箋釋曼衍蕃滋如秦近
君說堯典二字者想非長沙當日著述之本意矣必如
此夜話而可謂要言不煩已天保己亥陽月望後一日

太田晴軒老子解序

司馬遷稱孔子之言謂老子猶龍也夫其人既不可端倪則其書豈易解乎其不易解者良有以也伯陽之學博而該矣其識精而邃矣以邃之與博騰之口舌宜夫其言之深淺横竪使人目眩心醉不得把捉也周之柱下稱多書曾為其典職又其生於楚楚之先達有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則苦縣必有遺編可誦而童習温尋焉其學何可測五千立言為尹喜述取懐以出菁英深奥幽閟至論天地之根遡萬物之始亦非鄒衍迂誕閎大之屬乃契大易之極深研幾也天下曰神器

國曰利器其經濟輕重之權度蔚乎胸中不掩焉毋乃非其識之精邃邪但其博而誕也後之喜之左右取之為申韓為楊墨為兵家為道流皆竊其耳目鼻口之一官不復覩精神竟弗逢其原也迂儒拘士以此咎老不達之過也孔子祛九邱之曠黜八索之鑿以提撕禮樂闡明舊章其務在舉綱要伯陽捜羅弗遺背馳之說非其自創也蓋其人猶龍而誕博之言猶江海也後人以短綆敝甕挹得一勺沾濡自詡毋怪乎其支離淺陋矣友人晴軒先生叔復君攻經之餘好讀老子積年玩味別發精采詮解曰老子全解愷曾受讀服其得肯綮從

前注家未道及惜當時未悉其功去年庚子夏秋補足校訂上梓以問世以序見屬嗟晴軒專經之士而有此述世或謂才力富贍之所波及者否矣老子生誦墳典長為柱下史職豈甘於無為果於遺世也乎善讀其書者必知其主腦所在焉今天下學者非以老為老歸之方外則又疑乎其啟刑名慘覈之漸皆所謂以指爪鱗甲為龍何足識其靈恠哉若能因叔復氏之解得其要領邪五千遺文未必無發揮於周孔之微言也雖然老亦未易讀莊列所引今書不載或斥為黄帝之言又書中有將軍之稱當時亡有此名是知八十章非悉其親

筆矣然則攙錯捭闔權變之言孰謂非妄人之混糅玉
石哉謹序

骨經序

三才列矣夷狄禽獸皆人也而能外夷狄遠禽獸使天
下無患者人之道也唐虞之際蠻夷猾夏洪水滔天乃
有皐陶伯禹以治之生民粒食矣九竅百骸具矣視聽
食息皆人也而能運氣血蹠筋絡使人無病者人之功
也世運益汚人欲日熾而伐性之斧爛腸之食日夜陳
前是亦害人身之洪水猛獸也其不自察遂釀五勞七
傷之患焉乃岐伯巫彭出鍼灸導氣掃蕩之驅除之人
人得以無札瘥也夫貢賦之典山海之經古而又古矣
後之言水利論轉漕談經濟司馬遷班固桑欽以下未

曽不以此為桀矱也夫山川河海天地之氣脉也山崩
川壅中國汎濫夷狄禽獸爽之其禍可勝言哉故能言
天下之治者不過疏瀹川澤使無壅塞也人之軀幹藐
矣而骨肉氣血其山川河海也腴味美色其洪水猛獸
也五勞七傷以壅塞其氣脉者也故能言疾疢之治者
亦不過抉剔渣滓疏通鬱滞也故皐陶伯禹岐伯巫彭
其道相通易地皆然竽齋先生居常論經絡談鍼艾遡
之醫治之古以矯末流之弊其意一如論經濟治術談
水利轉漕者之本於神禹參稽於司馬遷桑欽之輩焉
是之謂承權輿窮河源矣其所著骨經一篇亦以其所

素講問世諗人也苟游其方者奉此以為治療積年疑
團有冰釋省悟邪天下無復夭札而人悉可以躋壽域
矣乃可以滋生蕃庶民物芟草萊闢田疇増市廛殖貨
財賛襄國家治化之隆矣何啻攘夷狄驅禽獸哉然則
此一書雖卷袠不洪瀚亦宜看為一部經濟之大典與
水經河渠溝洫諸書追配不衰也

與竹内黄裳書

昨見足下即曰就僕欲問文章之法僕亦蕲従兄下聞經義二者相易固宜矣雖然欲問文章之法是僕之所不講頗窘矣僕作文章唯恪守歐陽公三多之教而已如柳河東所謂助字有定法後世所謂冒頭掉尾波瀾光彩頓挫抑揚云云者一掃而弗用盖古無此稱雖然强為之名稱何書無有試覧虞書開卷曰若稽古至格于上下非冒頭乎曰有鰥在下不悉其説即曰俞予聞非頓挫乎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恵能哲而恵是非後世雙起雙収之法乎何憂何遷何畏是

非所謂波瀾乎迂拘儒士論文之法懵不謂典謨中早既有此矣何甚跡邪要是後人之郢書燕說當時虞史未必有此意循此法也文之有法斯文之所以衰以書御馬按圖求驥法之弊何可勝言後世呂東萊古文關鍵真西山文章正宗謝枋得文章軌範一出文之諸法紛然而起操觚之士畏首畏尾躊躇顧回欲作即輟嗟可嘆矣叔向曰亂國多制余亦曰文衰多法蓋僕之為此言非務為侈大耳實有所懲艾也少時曾學劍坐作刺擊一一有法從事三四年自謂勉矣有一牧豎把馬棰向我縱横自在余殆顛頓挫衄大為之困蓋手熟而能擊元是無法無法故能肆能肆故難敵也若夫規規局局守繩墨作文章恐手重筆澀欲言不能如吃如瘖是僕之所以深懼而有感于馬棰之敗也雖然李廣程不識皆善于兵者也足下欲為程豈無它人哉欲為李邪僕亦不佞默贄之欲以學足下之經義未審高明之意何如

渥公亭藏

答秦時亮 代白水大夫

姫路世臣河合某拜復西讃時亮秦君足下愚本與足下不相識今乍承厚意感荷感荷愚既從政敝藩茲四十餘年矣事務匆午應接不遑文案堆積燭以繼晷是以凡寄書通名蒙求相知者應酬多闕蓋自謂寧受交游不至誤我國家之事矣性亦不喜佞諛耳之聞之若將浼焉孔子曰巧言鮮仁老聃曰美言不信愚好誦此言故寄贈之言裁涉過譽者唯一過眼即庋高閣已來書之旨亦是溢美之言何敢當之且愚西行在邇治裝日逼意將以不答答之如家法甘於簡傲之罪焉而

書中所諭係于敝藩政制則默而止邪似言塞氣屈矣頗損國體故一二論報使足下知愚之所講有素非苟且之所施設也足下宜諒焉愚好賑恤寒士收養才能益備國家之用非敢收名望足下以余曾食一狂生多余是涓埃之惠婦姑之仁家歛升斗之麥者亦皆能之何啻愚已足下之許愚所許未允書中所諭儒教未徧敝邑浮屠之法浸淫民萌宜革此弊其言剴切足下之算善矣雖然愚試以孔子之言律之如足下之說唯求速成者已所謂百年見功必世而仁者似未講也請足下思諸且幕府大政固不禁佛教是必有微旨存焉措

大學究不知變通者往往欲抑彼揚此是反小吾道也郝仲輿曰浮屠之教固剽我儒彼盛而吾衰於是與此爭是猶周室播遷爭抗吳楚也此亦知言也非拘儒之所及也且敝邑教化之事愚有處置多不煩足下之算畧矣書中又云敝邑不講蠶桑之事是不然也愚雖譾劣幼而讀書壯而從事一切經濟治安之務講求有日農桑務本之政布在田野唯所憾者敝邑瀕于海風氣鹹濕最不宜桑從而樹之亦從枯萎或祈蠶如記禮之法或培桑如陳旉之說無一收功矣於是喟然嘆息即謂董子曰天亦有分與予之角者去其上齒信哉敝邑

之地。甚宜五稼。則蠶之不殖。亦豈自然之數與。足下自稱知蠶政。是其所游上毛諸地。固得土宜也。槩推之天下。亦恐不通。周公曰。橘踰淮而北為枳。聖言可信。國各有土宜。不可誣矣。史公記貨殖之道。必因地壤而論樹種。是亦子長歷游之所親知也。非曲士拘見之所及也。足下見我封内桑樹不殖。為忽於務本。亦過矣。雖然。足下之於蠶政。似有所負。若不擇地壤。使桑能殖邪。愚甚願聽其說。幸且勿慳焉。又蒙論楮幣。非良法善政。是蓋鄭介夫丘仲深固曽言之。愚知之久矣。雖然。宋時張詠鎮蜀。設此法。民頗便之。夫忠定一代名賢有識度者也。

為此以取便。則未為叔世之秕政矣。盖其事昉於唐元和中。所謂飛錢。乃後世之會票也。其法盛于宋元。而元季中廢。明太祖在軍制之取權利。英傑有為者。亦皆用之。食貨之政。時而有權。亦非釁啟竅識之所及也。且所謂楮幣寶鈔。固與錢引交子關會。夐然不同。足下槩為楮幣。不知今所行之非楮幣也。夫楮幣者。直以此為錢也。周益公丘瓊山所謂以紙為錢也。交子諸名。與憲宗飛錢。忠定質劑。是周丘二公所謂官券。以此換錢也。今國中所用。所謂質劑交子也。斥為楮幣。非矣。近時伊藤東厓亦言其別。足下偶失之邪。且敝邑行之別有一義

他封之接地壤者用此物抑舊矣我封不創造錢貨為從所衍將就彼取此路程往復事不速辨於是敝邑亦議報此緡貫之數十倍于他邑行之僅四年矣它邑亦奉行之其所有交子或至沮廢可謂愉快矣敝邑立交子局積金委錢至貫朽不可校屋礎為之折損近邑亦知之非誇詡也足下唯論其道不審其勢亦似非通識矣愚將近祇役敝邑治裝日逼不暇覼縷讚之於敝邑路程不遠足下果欲見愚邪惠然肯來當面論陳亦愚之所樂也暑熱日加幸且自重某拜復

犀松亭蔵

孔子獵較論

先王之制有獮狩之政著在禮典焉苟非祭祀諸政而就禽原野亦為般遊荒耽也故周易有三驅之言毛詩有騶虞之讚夫天道好生禽獸亦天之所生耳無故殺之固為不仁矣且般遊之事易至荒耽故先王設制為防其不仁也為過其荒耽也昔后羿以此亡國而魏絳即以此諫止晉侯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夫好田獵事馳騁在人主則為亡國之事在士大夫則為發狂喪心之漸矣孟子曰魯人獵較則孔子亦獵較夫田獵苟較量其禽之多寡則必以獲為事矣既以獲為事

則非復率禮政也非復為祭祀也孔子獵較從魯君畋邪是孔子為寒浞之所為而不及魏絳之忠也將為祭祀自獵邪誰與較量多寡哉嗟獵較之事孔子決不為矣何以知之夫聖人據仁履禮者也無事即禽犯禮也無故殺生非仁也孔子而為之乎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雖似瑣碎姑息之仁然天道好生聖人法天澤必及禽獸之微而後可以全其德矣昔嘗讀韓非之書哀公之時魯國好獵嘗失火救者不至蓋適出畋也於是公與孔子議後有不救火比降北之律果信此說則孔子親為衆人獵較之事而又禁魯國之好獵也孔子而為之乎故曰獵較之事孔子決不為矣或曰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是為獵較是魯國因襲之禮非周公制作之典也而孔子亦姑同俗習以竢其自廢蓋聖人贊化位育之德不必遽就一事一物嘖嘖論其非也亦猶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矣果如此說則獵較之事孔子而為之亦所以為孔子邪

酇侯論

三傑之功莫淸於留侯莫烈於淮陰莫重於酇侯而子房以託於避穀韓信不得其死然其俯仰于高帝猜嫌之中頓以全軀命者惟蕭何也天其或者啟其衷邪嘗試論之何之功於漢也始於護帝徼時中於進韓信拜大將収秦律令版籍終於築未央宮固天下基業焉高帝之爭天下也征陳豨黥布也每留守不從給資糧補闕之使無內顧之患者凡十數年間未曾一日不在此事也其受殊遇極寵錫天下後世孰敢謂不可邪唯其營未央宮不能無論夫何者長者也儉樸可以立基業

詒子孫者或能知之觀壯麗煥耳目使四方萬國呑氣畏服是策士縱横家之所講而何豈足以知之或謂方此時天下粗定矣其功益高則帝之猜嫌益深苟無固寵之謀殆不免於鞶帶三褫之悔想必有游說之士如鮑生召平勸何壯麗宮室充以婦女以銷帝憸心屛疑懼也果然則固關中基業不爲非良圖而其畫之殊不過身家營爲豈謂忠謀哉是殆不然夫關中形勝四塞之固足以控制天下韓生先告之項王而不用婁敬後告之高帝猶阻於麾下山東之士夫一人是之百人非之衆楚之咻齊語不成子房主張雖立之基業又安得

不衆撼群搖以移根柢邪夫何忠良之士也必觀於此殫思竭慮念爲盤石之宗建百世之業乃非投帝所好固其意則不可矣極巧土木糜財丹堊一見生歆憙之心又從而帷綺羅帳錦繢燕姬趙女充斥左右蛾眉流眄粉脂鄭澤呈媚獻笑則帝齒漸高而情亦移焉鄉者疑懼猜嫌恍然無復生於心慮矣情既移意始固雖關東之士衆多蜉蝣撼樹寧動根柢邪是其經營壯麗進則爲經國遠圖而退則爲明哲保身也且也留侯遯矣淮陰夷矣酇侯而無令終則佐命諸臣於是解體彼沙中偶語抽劍斫柱亦安知不爲狐鳴帛書邪何者長者

也專壹誠信知為漢家集功業而已故帝予之寵祿則
知恩眷之渥命之居守給糧則知委任之重其聽於賓
客辯士亦未必急於避禍特欲帝之銷猜嫌無被忮刻
之詆也然則營宮之圖雖權譎傾巧不似其平素其意
委曲周旋小大相諒蓋其忠良專壹天或啟其衷其全
軀命乃所以存漢家之恩也雖然宮室侈大姬妾衆多
是聖賢之所重誡姑以此易彼隱忍以就功名實自管
仲始矣然孔子之論管仲唯黜其僭禮不以用度過侈
甚咎焉故孔子又曰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也夫
高帝項王雖才殊質則同矣其好色愛財一也高帝始

能抑之後竟不免縱之項王終始無自檢制破秦入咸
陽視其宏麗愛之欲留高帝也及煨燼殘破速去不顧
項王也項王之去即高帝之所以欲留也君臣之際猜
嫌相待亦未曾不相類也高帝智勝而項王偏於勇項
王仁而狹中高帝譎而膽大成敗雖判其器之不出於
霸亦一也設以王道責於霸器方鑿圓枘扞格不入彰
彰乎明矣何之假宮室姬妾以安帝意譬之含飴以慰
止小兒啼號也豈亦祖管仲故智邪且夫唐虞之世土
階茅茨果信邪觀古人服章為尊彝藻火粉米華蟲絺
繡五采何其紛靡乎五玉三帛二生一贄鳴球琴瑟鼗

鼓笙鏞簴之典樂伯夷秩禮何其殷盛乎皇極敷言不曰乎惟辟玉食乃是併土鉶藜藿其說之出於墨氏之徒也後儒不讀唐虞之典亦不察禮文之疑於侈麗唯儉是倡遂墜彼尚儉非樂之陋悲哉然則蕭何壯麗宮室誨奢後世無不可邪曰酇侯何為其然經營宮室金碧煒煌姑以養高帝耳目而已乖訓子孫則田宅必窮僻為家不治垣墻曰後世師吾儉是其卓乎有識者大禹卑於自養而崇於奉公亦不是過也若夫管仲姑從其君耽樂猶之可也已貪政柄矜功烈作三歸崇臺躬自居之則僭矣忒矣豈其器之沾沾易盈而小成之樂不能遺於懷邪

躗 左傳哀廿四年 是躗言也 注 躗過也

甚乎功名之難處而富貴之不可保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天善覆矣不得弗覆其讒慝之士地善載不能獨載忠良之臣矣於是功懸宇宙名揭日月者其必欲保富貴貽孫謀豈得不寅恭抑畏防慮周摯局於天蹐於地哉後儒動謂其有意乎避禍不如無心任命是躗言也

郭子儀論

安史之亂兩京覆沒明皇竄於蜀肅宗即位靈武以天下之大海內之廣不陷於賊者僅僅乎西陬北隅不啻閔王之即墨句踐之會稽寔少康之遭羿浞也郭子儀與於此際竭智殫慮身當

矢石數阽危地竟能殄滅二兇盪清餘氛使唐家不喪舊物所謂再造之功出於子儀者也其後吐蕃回紇數掠邊徼必須子儀攘逐之乃子儀之在肅代德宗之世勞悴於王事殆無寧日矣天子寵錫優渥雖如古無比恐未足報其偉烈也為子儀者安於臺榭陂池之邃娛於姬妾歌舞之奉優游以送餘年而可矣而程元振魚朝恩元載盧杞傾巧反覆窺其釁隙則子儀惴惴焉唯為其所中是懼乃轉帷幄折衝之智筭用之几案盃席之間剛柔吐茹妙銷其猜憸螫毒使不忌讒相投是雖出其才之裕亦非寅恭抑畏防慮周摯而能之耶或謂子房之從赤松少伯之托扁舟脫然乎榮利子儀不出于此似顧戀功名懷貪寵祿嗟是淺之視子儀也昔孔子周游天下道不行矣欲乘桴欲居夷遂不果孔子何所顧貪天之不喪斯文使夫子木鐸傳之後生設使孔子如微生沮溺果於棄世其器宇窄隘何以為孔子彼斬木削迹與虎兕從曠原來往陽貨佛肸之間斯道假此不墜是其所以為孔子也子儀之時肅代德宗之為君也猜忌狹陋也程魚元盧之為臣也陰憸讒毒也回紇吐蕃之為寇也變詐狡黠也子儀能以一身撐拄天下使唐室勿傾側之危焉果使之從子房少伯之事則

棟折榱壞安保其不復有安史之覦其間暇乎後日朱泚不其然歟史臣言子儀之軀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洵不誣也曲士不察以其局於天蹐於地爲隘又以窮極侈欲爲疵抑何見邪彼其姫妾姝麗宮室雕藻凡其可以娯耳目心情者子儀之賢覩之蔑如是其所以不去之也世人之於聲色卑者溺之高者惡之溺者愛之過惡者怖之至其視之甚重也嗟子儀之功掲日月懸宇宙殆將出于覆載之外而屈已履禮蹈蹐鞠躬以保寵祿貽孫謀其智略剛勇豈非卓乎大賢哉傳曰勇夫重閉如夫後儒云不避禍而聽於命所謂暴虎馮河非智也又非勇矣

談賓錄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人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叉臣於腹中者衆今搆隳厲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里大啟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

皆彼召令汲水持帨視之不異僕隷他日子弟焦烈啟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以記以證於鄙論

政行論

恩與威譬之輪馬忠厚為之駟權為之轡載政以行善執轡御忠厚之駟轉恩威之輪則雖山川險阻戎狄蠻貊也未見政之不行矣恩者何也如雨露之滋潤草木是也威者何也如日月之照臨四方是也上之治下下之戴上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下交孚而後五穀熟矣民人育矣唯是恩威之行也若夫有恩而無威則民侮且僭矣有威而無恩則民偷且怨矣恩威偏廢政之所以不行也忠厚之駟解焉權之轡弛焉欲世之不亂其可得乎故雖唐虞之治成康之盛外恩威二者可以經

綸天下可以鎮撫四海者吾弗之知也春秋之時王道衰矣霸業興焉霸者之政不由忠厚以恩奴威恩為威使權譎為駟詐謫為轡則上下交孚之道荒矣及戰國則霸迹熄焉恩威廢矣刑名法術一切功利之說生之浚剥以給國鞭撻以御下戕賊國家元氣而人心忠厚澌滅壞爛矣聖人論政曰勿欲速勿見小利刑名法術見小利而無威欲速而無恩以此治國不亦難乎夫古聖人智無不燭明無不察而不以已治為足夫所謂盛德光輝格于上下覃於海隅蒼生猶或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有一夫不得其所則思如已擠之溝中兢兢

業業日中昃不暇食夕惕若厲宵分不寐而民生是急恩威相濟忠權並行上無怠忽下無苟偷是三代之治而後世之所以莫能及也乃上下交孚之隆天人洽驩之至天見慶星地湧醴泉決非虛讃之言矣然而堯之立謗木舜之置諫鼓以其言出於戰國世或不之信帝典曰闢四門達四聰又曰堲讒說殄行夫堯舜之明何所不燭而有壅蔽乎有讒說乎其至仁之心懼民情之欝不達也乃知諫鼓謗木之設慮或威之勝恩怨懟之生下也至周厲王無道刑誹謗者召穆公諫曰壅民之口其害甚於防川文武之德成康之風至幽厲而斬焉

盡矣雖然猶可恃者諉也已諉而改之中興可圖也至
刑之則威之瀆極于此輪壞轡絶岌岌乎覆厥載不亦
宜哉嗟世之干預政事者可不深長思惟善執轡銜御
忠厚運恩威置天下於盤石之安哉夫恩惠不行而民
情怨懟威刑廢墜而民心懈惰於是欲假重典以矯正
一世鞭撻以懼之浚剥以給用則進怨懟以為睚眦馴
睚眦以為抗命民氓群聚以鉏耰為矛戟以蓑笠為甲
冑閧然噪攘以至於城府指名姦吏求得以甘心焉名
曰諠訟諠訟為黨天下之制不許遽拘執之不得輙殺
戮之諠訟之徒素知之故其横肆猖獗莫所不至其國
而不能治之或隣封慰諭而不聽千里越疆竟達于縣
官則有常刑存焉列侯坐此失國比比有之是國法之
舊失者也何以言之夫上下壅蔽民隠不訪非民之罪
也雖然上下有分君民有體下民而抗於君上叛亂也
君上之柄不得戮叛乱之下民豈政之體也哉如此則
許諸侯用恩而不許用威君權去矣無權而欲御衆所
謂失轡行車雖王良造父不能何以責政令之行乎孔
子曰必也使無訟乎非聖人不能無訟而訟之不達屈
之不申為之如何曰國法又有要訴之禁請弛此禁又
置登聞鼓天下諸侯國別為治苟有暴斂横税悖逆之

政寃枉不得申理則就都下要執政之鹵簿上疏訟之可也嗚登聞鼓面陳訟之可也如此則侯國之政必不至暴横虐下之甚是亦無訟之一端也如今制者有恩而無威雖有忠厚之駟無所施之一事不諧民心惴惴焉懼喧訟之釁啟亦非所以行政也弛要訴之禁置登聞之鼓猶有下民嗷嗷抗命者雖日戮百人流血横野不以為暴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罔君悖政周公之所誅亦何病之且古有秕政焉不先施恩惠欲收下利不先拔其本欲塞其末也天下奢侈而物價踴貴天下困窮而民生牟利欲抑物價湧貴莫如先遏奢侈欲制民之牟利莫如先拯困窮未聞遏奢之政而早令減價未聞拯窮之恵而早禁牟利是恃日月之明不降膏雨之恩却欲竭陂澤之潤乃倍天理悖人情則令不行禁不止職是之由夫為君宜恵民者也為下宜仰上者也仰而不贍於是乎偷上覩其偷乃宜惻然衣之食之畧令温飽而後圖所以教之則莫令不行莫禁不止所謂恩威相濟忠厚之駟用而轡銜之權行矣與聖人之治無異也書曰天子為民父母而為天下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不先施仁恵而失為君之道與下爭利而遺父母之恩如此而其君

能樂只邪果愷悌邪夫父母之情自忍饑寒溫飽其子焉未聞褫其子之衣裘飲食以圖己溫飽饜足也苟利在其子則父母之心必樂焉未聞與子爭利紛拏角逐也是倍天理悖人情也夫民甚愚而甚黠故以智御下下亦以智欺上上以術收利下亦以術牟利夫在上預政之人不過十人而下民之欲欺上者不啻千萬人以十人欲勝千萬人雖小兒亦知其不能焉老聃有言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其然乎故曰治民御下莫如由道以忠厚之駟運恩威之輪則上下交孚而政教莫所不行焉治安可期矣祥瑞可臻矣四夷可賓服矣

仁壽山記

姫城東南有山名播揚近改曰仁壽山嶄巖石確榛莽就是建黌舍其事別具其爲地松樹森蔚無它雜木踰嶺而下南面即海海山相接之間彌望平衍有田數百頃約歳斂穀數千斛云背山而騁望屬西而右山麓陵遲而缺爲海也而洸瀁者不可見唯得嶋嶼之髙低綿邈是曰家嶋大小三十六皆我管内也左碍望有植林亦皆松樹即稱松原中有八幡祠此與海濱接濱有漁戸農家曰宇佐沙岐屋宇頗稠又有鹵戸煑潮取塩富或勝於商賈是從壽山水樓而眺唯曠蕩無際正南面

岸側之一帶也海中接於雲際如眉黛者阿淡諸國也相阻壓壓數里突如而起如覆盆者簑嶋也亦曾内之地也轉而小東岸上有小邱名小蓬萊其形弇而秀上有茂松猶所畫瀛洲故云爾登此回瞻頗為佳勝其足則海港也甃石為防曲折成勢以遏波浪衝突號為波戶港之東為八家村北為木場村商舶西過者入港而下錨帆檣數十隻待風而泊時或至輻湊如林東迤北折鑿渠通潮便艇舸轉漕此架三彎橋近呼如地名東北直抵繼村渠止于此木場村既山麓也別有旋丘曰東山有窯戶能作器皿盃盞學秘色可愛玩去之數步

有村名明田有瓶竈爲就山源土制屋瓦堅硬不窳能耐霜雪可以葺華堂壽山之左而東曰麻生此有奥山村以其在深邃有此名也山黌之創闢也奥山在其堵墻之外矣公愷曰昔舜漁雷澤陶河濱耕歴山歴試諸難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嗟舜之聖也何必為漁為陶為農而後其德始全邪周公誨成王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民之依無以成務周公何必親嘗辛楚而才始美邪雖然二叔之不咸也數年東避伊威蠨蛸其室之陋可憶矣民依稼穡豈當日周公有目擊而所觀感邪孔子不得志東西南北宵行晨出如虎兕之於原

野爲夫舜大聖也周公孔子盛德也然天猶虣切淬厲者豈其命之所會偶然邪今之人生乎盛世富庶之日承父祖之餘業飽膏粱狎宴安夏則枕簟清凉冬則重裘擁爐是鄙庸之人而享福遠踰於大舜周公孔子者也天之所假何其如此篤彼靦然面目不思所以報之亦禽獸之心乎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夔爲典樂以教天下子弟嗚呼爲君爲相如此其勞爲下者安佚荒怠乃爾今山黌之設不啻讀書講道而已耕稼陶漁民生之苦貧窶拮据之態至夫原野虎兕之可怖皆可以視而知之行而就之爲而試之矣即雖不讀書講道也人皆可以爲大舜周公孔子矣夫享福出於周公孔子之上其成德達材亦有從上奨之乃依然不能出類超衆豈可也乎山黌之設

公與大夫之意其在斯乎詩云他人有心我忖度之蒙雖不敏常誦詩書以爲衆先者也故忖度言之爲之記云己丑秋八月

菁莪齋記

角而無上齒者貫索鼻孔而驅使之吾知其能服重行遠也蹄而鬣尖耳而修尾乃轡之鞍之吾知其駃騠迅疾日可百里也芻菽閑廐既飽既温畜之未曾不至也牛馬之才亘古今毋變而人之用趍時世或異不可不察也是有說焉令人見智能之擧於閭閻則砥行礪節如不足而覩賢否之無甄別則頹縱自廢有良師不從有益友不交飲酒放浪已先棄世世亦棄已夫人肖於天地固靈於萬物乃今牛馬之不若焉嗟其無羞而不知耻亦甚人之不爲牛馬詈亦幸矣下野水代峯休文

氏以菁莪名其室想其人儒雅好文以招徵異士杯酒
洽驩拊掌笑談於一堂為娯樂也其不趁時世張弛修
飾斷斷乎正士也如是則么麼闒茸不得濡其殘香賸
馥而剛毅之士堪任重道遠者與彼所謂一日千里王
佐之才皆將踵至其門邪或喜其有儀則或以一莚為
獲十襲之寶敬之愛之必不倦矣乃其資益豈淺鮮也
哉自益之裕必益於人雖吾儕亦欲接謦欬而飲其和
也頃者介友人小山愚谷請余製記文既知其為儒雅
之正士則與吾同臭味者也寧不為此操觚搦管哉

記足伎

安牀一座敷氍毹右側有小匣一高纔踰膝其蓋如門
扇黄銅鍱釘之片翅可啟匣身有大小吐納奩子有匾
者有峭者平視唯一匣從用収發開場舌奴演常儀訖
向後帳一揖有鬟髫小女進出絳襯衣紫白交絲縐縠
單衣襞之垂帶有厲錦繢也懐手不出先拜觀衆側立
命侍奴緊腰下纒帕如欲奏技之不露股腿至無狀也
於是知其穿有臂肘而無掌指也上座箕踞背不甚弓
跗不上帶不失態度也以趾抽奩子出方二寸許斷紙
又出交股刀跖趾擨抄揚紙令半幅再揚四折三揚則

疊複而斜鋭也乃右趾五尖伸二彎三運刀如常人用
手習滑不滯觀者始不知其是跗一眴間剪爲華形待
奴高揭視衆則六瓣櫻花也是巧未盡者又右跗抽奩
子匾者取卷布縱四五寸用左跗舒開裁剪少許亦趾
運刀也翹右跗拈匣子蓋啟片翅翅背實綿絮緘縢隆
起如駝峰此橫刺鍼子撑掇其小者與之左跗挾大趾
次趾間儆高其項是便穿線縷也却又自把線縷啟朱
唇俯舐其線端假液勁之如常人兒女所爲乃狙覷擬
鍼孔一刺穿之是爲絕妙左持斷布揭折右挫鍼紉縫
一縱一橫爲方袋子即罷鍼兩跗宛轉反之所紉者入

裏更用左右趾正其隅之埶而不伸令矩方又縱橫度
鍼表裏鞝訖又刀斷線三四寸穿袋子縫際上下縶線
頭尾虛其中中括之用也此一切方四五瞬間自始穿
鍼孔至施括線用趾如指使跖如掌庖丁所謂以神遇
之而其身不知手之不存而觀者固忘其用足吁技蓋
至此乎侍奴揭之視衆鍼道線行均一無斜竄即是紅
閨膏沐笄糠囊也其速而巧雖老鞝工殆未易及也蓋
鍼巧雖不止此技一闋而觀衆一更不知終日幾回奏
技幾場更衆求其巧之速惟方袋表裏度鍼者易見易
知故假此耀衒已繼之以三絃以箏皆譜曲淺率操糸

不繁莫足記者故不及云此女子也其容雖妖冶濃抹厚粧髮皆假髻義髢其非少艾可知焉知非其年老習熟所得邪或傳本是某州雜皮老尼年越四十者傚劇塲戲子粧法扮如破瓜少女取媚觀衆也余過而一覽記以補小說九百之未備雖然余手能運筆而不及彼女足之行鍼之巧妙是豈不重可羞乎哉

記蹋鞠

都下道觀佛剎惟淺草寺觀世音香火最盛堂宇宏麗金碧煒耀亦莫出其右焉去年加修治丹楹雕桷使人滋歆鄕今茲啟龕都人士女華轂繡輿鮮衣怒馬旁午填溢於是雜户游手之徒競出瑰詭售技能有奏戲毬者就中稱絕技聲譽藉甚余提李豚亦嘗往觀搭廠之地廣袤可百步正面戲臺右築級階如甃成左方三步許以砂布地窿穹乎其上高三仭弱俟觀客充斥鳴梆鞁約房幃披而戲者進焉戴冠穿袍褶袴革舄捧毬子當心前進頭步墜之即踢跳不過帶三四及眉亦如之

是視其定規也乃免冠脱袍只袴舄已取毬一踢高出頭上受之右手拳握之首逆而過肘則少俯頭傾毬子乍棲于肩拗背丘之際焉身一聳而轉逆至左拳上抛之又踢左手已把揭扇受之其標以標築之再四又旋舞之指尖墜而一踢再踢止於頭上髻際是事物原始所載毽子戲中之佛頂珠也一掉下左肘過頷下度胸上騰右肩又歸拳握如驚猿之走林梢如春蛇之穿草莽猶東坡自論其文行乎其所可行而止於不可不止是也夫背則頫伏如可為頷下胸上危險極矣而萬不一窺蓋戲者慣習練熟技與神會身體俯仰手腕屈伸以助翹趾輕便捷利相隨不相離毬而忘其小也人而忘其大也觀者瞠焉心醉竟毋分於蝶胥之于蒙莊鷗鳥之于海童也又中央設凳子倚之奏技把管填烟襯爐取火喫之噓氣從容安舒毬子常騰躍空中不暫息人不始觀其翹趾與否蓋高者以趾低者以膝十數翻無復窺失矣濡毫寫字及拈花技挿瓶中亦類此云奏罷入裝房轉出布沙塲取毬極力一蹴突窿穹而下將擈地戲者急紾腰關舉趾毬子出股間仍跳三四尺即嫩踢而又勁踢候其下頫伏則毬子旋入褶袴旁開之空隙是曰雲蔽月是奏技之一關也它又有手持絙繩

或攀松柯足歷階橙或涉植椿踢蹴自如之戲余不觀
及者弗臆記矣此戲之興劉向別錄稱出於黃帝或謂
起自戰國所以督訓武夫識別才力也盖嬉戲以寓簡
練已許叔重謂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為戲徐元
因云鞠毬同字今蹴鞠曰戲毬古用毛糾結後用皮以
胞為裏嘘氣閉之或以韋為之實以柔物楊雄法言所
言捖革為鞠捖者刮摩使薄便於踢翻也戰國策蘇秦
說臨菑之富庶曰其民無不吹竽鼓瑟鬭雞走狗六博
蹋鞠者即是踢毬之戲為貴游紈袴消日閑伎班史霍
去病校乘傳為有證矣不與武事相涉又據呉處厚雜
記劉貢父詩話踢鞠自有種種采目或曰有十六解其
奏技之多方如此不知此邦所傳與彼相類邪否踢鞠
又云築毬毬子亦名氣毬革囊空洞嘘氣盈飽故名韋
莊詩云永晝迢迢無一事隔墻聞築氣毬聲晏叔原有
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塲外獨支頤築毬塲漢書
所謂穿域也又據他諸記兩人對踢曰白打三人角踢
曰官塲亦有豥弄飛弄之別按豥弄或以手如吾邦兒
女春初之戲飛弄是踢翻無疑然則今者所觀談飛豥
手足之二技邪併記